

CIVILIZED HISTORY

西方媒介史

讓－諾埃爾·讓納內

(Jean-Noël Jeanneney) 著

段慧敏 譯

Une histoire des médias

現今的媒介正處於一個不斷有新的認識、新的爭論的階段，只有了解媒介的過去，才能為媒介下一個準確的註腳。本書介紹西歐各國的媒介發展進程，以時間為經、橫向對比為緯，織就了一幅完整的西方媒介風貌。

西方媒介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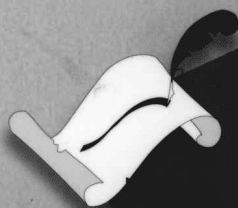
讓－諾埃爾·讓納內

(Jean-Noël Jeanneney) 著

段慧敏 譯

Une histoire des médias

現今的媒介正處於一個不斷有新的認識、新的爭論的階段，只有了解媒介的過去，才能為媒介下一個準確的註腳。本書介紹西歐各國的媒介發展進程，以時間為經、橫向對比為緯，織就了一幅完整的西方媒介風貌。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西方媒介史／讓-諾埃爾·讓納內(Jean-Noël Jeanneney)著；段慧敏譯.--初版--臺北市：五南, 2007[民96]

面；公分 參考書目：面 含索引

譯自：Une histoire des médias

ISBN 978-957-11-4739-0 (平裝)

1. 大眾傳播 - 歷史

541.8309

960007214



1WB7 Civilized History

西方媒介史

Une histoire des médias

作者 — 讓-諾埃爾·讓納內(Jean-Noël Jeanneney)

譯者 — 段慧敏

發行人 — 楊榮川

主編 — 陳川源

責任編輯 — 王兆仙 徐 蕾

封面設計 — 童安安

出版者 —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106台北市大安區和平東路二段339號4樓

電話：(02)2705-5066 傳真：(02)2706-6100

網址：<http://www.wunan.com.tw>

電子郵件：wunan@wunan.com.tw

劃撥帳號：01068953

戶名：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市駐區辦公室/台中市區中山路6號

電話：(04)2223-0891 傳真：(04)2223-3549

高雄市駐區辦公室/高雄市新興區中山一路290號

電話：(07)2358-702 傳真：(07)2350-236

總經銷：聯寶國際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電話：(02)2311-2350

地址：台北市重慶南路一段57號12樓之13

法律顧問 得力商務律師事務所 張澤平律師

出版日期 2007年6月初版一刷

定價 新臺幣380元

©Editions du Seuil, 1996 et 2000

Complex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2007 Wu-Nan Book Inc.

◎本書中文譯稿經由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授權(臺灣)

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在臺灣地區出版發行繁體字版

※版權所有·欲利用本書內容，必須徵求本公司同意※

導論 媒介與輿論 001

第一章 史前史和初生期 011

從蒙昧時代開始	011
超越雙重性	013
印刷術和「意外事件」	016
各種類別的期刊	017
自由：早期鬥爭	020
腐敗，已經開始.....	023
聯絡網和小集團	024
三種態度	025

第二章 18世紀：英國的榮譽 029

英國的躍進	029
阻礙：司法追究、腐敗、課稅	032
下議院：議會的公開	035
落後的奧地利和德國	036
法國：哲學家與辦報者的對立	037
費龍和蘭蓋	039
法國落後的原因	042
美國的地位	043



第三章 法國大革命與報刊 047

三個基本主題	048
「公眾精神」的產生	051
1788-1789：爆發	053
王宮漫步	055
德穆蘭、阿貝爾、馬拉	058
夢醒時分	061

第四章 自由的延伸 063

《泰晤士報》的光輝	063
技術的進步，公民的進步	067
拿破崙的「典範」	069
日爾曼人的壓制	071
法國的鬥爭	073
吉拉爾丹的歷程	075
決鬥，廣告和連載小說	077

第五章 黃金時代 081

自由：勝利的推動力	081
通訊社的飛躍發展	082
面對廣大讀者	084
特羅普曼事件	086
林林總總	088
德意志和盎格魯撒克遜	092

法國：1881年7月29日法案	093
受賄的危害	095
誹謗的危害	098

第六章 第一次世界大戰 101

審查制度：憤怒的等級	102
審查制度的三種努力	104
宣傳的革新	107
對其他報界的思考	109
幻想與無能	110
瘋狂的誇大式宣傳	113
懷疑與謠言	116

第七章 無線電廣播的產生 119

技術上的奇跡	119
兩種發展模式	121
在法國：國有部門和私有部門	125
政治的影響	128
書面出版物的反擊	131
外派記者的傳奇	136
廣告的模糊性	137

第八章 廣播的戰爭 141

絕對武器？	142
戈培爾和史達林	145

盎格魯撒克遜的信條	147
法國的猶豫	149
費爾多內傳奇的影響	153
潰退和奴役	155
自由的電波	157

第九章 1945年以來的書面出版物：衰落還是轉變？ 161

處於不利境況的法國：比較來看	161
雜誌的繁榮	165
影音製品的競爭	168
產品成本，國家幫助，隱蔽的款項	170
工會的力量	173
報亭，預訂，搬運發行及階梯效應	175
不滿意的讀者群體？	177

第十章 《世界報》和《華盛頓郵報》 183

《世界報》的誕生	183
被克服的困難	185
「光榮的三十天」期間的報紙	190
繁榮與衰弱	193
《華盛頓郵報》的興起	195
一種雙重倫理	196
與國家該保持怎樣的距離？	198
利潤與貧窮	199



第十一章 廣播：第二次青春 203

美國：宣布衰落？	204
歐洲：最後的美好時光？	205
法國：才華與桎梏	207
60年代：出乎意料的崛起	212
「自由廣播」的飛躍發展	216
國有部門的必需條件	221

第十二章 電視的政治解放 225

快樂的童年	226
1945年後：真正的開端	229
政府：絕對武器的幻想	231
差異的參量	233
英國模式	236
義大利的狀況	239
法國：一次長征	241

第十三章 雙重部門的功效 245

聽出不同	245
美國：利益至上	247
英國的榮譽	250
德國的穩定性	253
義大利的揮霍	255
在法國：從壟斷	258

競爭.....	261
RAI的復興.....	264

第十四章 國際籌碼 267

邊界的末日？.....	267
真相或是宣傳.....	268
華盛頓—莫斯科的決鬥.....	271
南北雙方.....	274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	275
電視節目：美國的統治及歐洲的反擊.....	277
防守與進攻.....	280

第十五章 網際網路的闖入：與以往完全不同？ 285

一種新媒介的誕生.....	285
衰落的幻覺.....	288
世界範圍內的資料收集？.....	291
時間和空間：捲土重來.....	292
網上報紙：預算如何？.....	297
控制的問題.....	300

結語 媒介的歷史與民主的未來 303

民族同一性.....	303
透明度及機密.....	306
新的論壇.....	309



後 記 315

譯後記 317

參考書目 321

專有名詞對照表 335

導論 媒介與輿論



媒介的歷史包含了一個廣闊的研究領域。其任務是研究在時代進程中，一個社會如何對自身及其他社會加以表現，以及所有涉及這一研究領域的人們是如何努力使這幅畫面按照自己的意圖而改變的。因此，它涉及有關媒介的各個方面，與大多數的人類活動相關，包括公共的或私人的。

在每一個時代，每一個國家，一方面是書寫媒介歷史的人本身的文化所構建的資訊，與受眾對書寫媒介歷史的人的影響，構成了一種複雜的辯證法，而媒介史正是以這一辯證法直接涉及集體精神的演變；另一方面，媒介史還涉及政治生活，因為政治生活深受與政府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書面新聞或視聽新聞的影響，同時領導者所關注的「鏡子」給他們帶來的困擾也影響著這種政治生活。媒介史還直接涉及經濟生活，因為報紙、廣播、電視機構同時也是一些公司，它們的發展與自由直接依賴於市場規律；直接涉及的還有社會的平衡，因為記者、印刷工人、主持人、技師等職業每一行都有自己的獨創性和傳統，各個行業的行為都影響到社會的平衡；此外媒介史還涉及技術的變化，因為技術的變化深刻地影響著資訊傳播的節奏、資訊構成的方式，甚至影響對資訊的界定等。

這樣大量的例證在主題的精神吸引力及其公民性方面並不是一無是處的。但是我們沒有什麼值得欣喜的：如果沒有預料到研究中的特殊困難而被這種本能的好奇所帶來的快樂帶得太遠的話，就有些太過魯莽了。



第一種困難是注意力容易分散。這種分散是由研究中所應專注的事物的多樣性和情況形勢的多變性引起的：想想不計其數的各個領域、各個種類的報紙，還有幾乎讓人洩氣的新聞社、廣播電臺和電視臺的數目。我們總是被這種分散性所威脅，而從反面講，如果我們想逃避這些，我們就會冒這樣一個風險：會因非常資料化、非常籠統抽象的意見而忽略了存於複雜性中的事實真相。

第二種困難是由資料收集的不平衡性導致的：一方面，印刷並保存了大量的檔，另一方面卻很少觸及企業檔案，而這些檔案又可能描述了報社、廣播站、電視臺等的建立情況。

傳媒界人士很少能有歷史學家的頭腦，在這些媒介從業者的印象中，通常是奇聞逸事占主導地位，而不是確實可靠的年表和對整體事件的看法。在這種行業中，事件接連地出現，而每個人都趨向於在一瞬間體驗，保留一點個人的檔，根本不以一種審慎而有條理的方式關心一下事件的歷史（一些傑出的歷史學記者除外）。加之在視聽傳媒中檔案保存了諮詢的問題——說那麼多的話，展示那麼多的畫面！這些問題分外尖銳，而對於當今時代，從中可以引出一種冒險的觀點，即誇大了文字的相對重要性，因為其蹤跡更容易把握。

第三種困難更為直接地涉及精神層面：這種困難是由觀念不清甚至是公眾輿論的模糊性引起的，而媒介正是致力於公眾輿論這一領域，並在這一領域中產生影響。公眾輿論是媒介史所涉及的基本概念，但是非常難於理解，表面上看起來清晰，但是當我們以為掌握了它的時候，它卻像指間的細沙一樣溜走了。皮埃爾·拉博利是最早貼切地論及這一問題的人——在他論及維希時——我借用他所列出的一系列形容詞來描述史學家們將平常事務所賦予的公眾輿論的觀念：難以把握的、易變的、不穩定的、反復無常的、模稜兩可的、前後矛盾的、缺乏條理的、記憶缺失的……他在這段中還引用了羅蘭·巴特的話：「枯燥乏味威脅著所有不斷地表明其意圖及方法的工作。」

怎樣才能從一開始就躲開關於這一點的思考呢？

以前，公眾輿論的文獻為了避免這種最初的苦惱，傾向於無關緊要的反省，以避免面對方法論的問題，即公眾輿論與傳媒之間的區別問題，實際上是傾向於將二者同化。我們知道，在索邦大學長期盛行一種論文類型：「面對5月13日危機的《費加羅報》」、「北方海岸媒體與六日戰爭」、「《阿登省小回聲報》中的列支敦士登」。這對命題的教授們來說是很方便的，但在綜合內涵方面卻缺乏興奮點。

第一個問題：怎樣才能進入這種輿論中呢？來看一下我們在當今時代的機遇：我們生活在一個民意測試的時代，由它近60年的長期進程來看，這個時代還是離我們很近的。20世紀30年代美國出現了蓋洛普學院，法國出現了IFOP¹，等等。很明顯，它們的出現更新了我們對公眾輿論的認識，但同時也帶來了很多的問題。

因為民意調查雖然寶貴，卻往往有削足適履之嫌。這些調查簡化了意識和期待的複雜性，並把它們強行裝入事先準備好的箱子裡面，這樣就造成了一種危險：人們把所有不同的東西都加上了相同的標籤。在提出的問題中，辭彙不可能對於每個人來說都具有相同的含義。感受和文化的多樣性必然導致我們添加的東西中含有人為的成分。這還不包括選擇和信心的強度區別，這種強度的區別從歷史角度講可以說是非常重要的。

在選舉之前的調查中，這種現象是最沒有變質的，即使在提問和投票的時刻之間會發生什麼變化，但總會有一種攝影記錄——當然是被剪輯過的，但這種生硬的簡化不會比選舉本身更為簡略。

在其他情況下，就存在著被扭曲的危險，如果我們想評估感受的深層變化，還需要尋找其他資料了。有時我們進行一些回顧性採訪，但是在某些記憶資料極為易逝的領域裡這項工作就很難運作了。對歷史的後繼認識實際

¹ 即法國民意調查所。——譯者註



上改變了當事人對其歷史行為的觀念，即對於一些人們向他們詢問的歷史時期進程所持的立場。這一領域比其他領域更受到歷史清晰性的兩大敵人的威脅，即年代訛誤與目的論的解釋。目的論的解釋，也就是把當今的觀點強加於歷史時代中的傾向以及重構過去的傾向。這種態度的存在是因為人們已經了解過去事物在當下的演變結果，無論是在政治方面還是在道德方面。這種了解導致了對過去史實的歪曲，而且經常是出於善意。因此，在研究公眾輿論的過程中，需要比別處更注重與所研究的歷史事件同期的原始資料。

我們並不是缺乏這些原始資料，反而是擁有的太多了。先不提報紙，除了報紙我們還可以列舉出私人通信、筆記和隱私日記，以及所有被及時記錄的個人的反應：國慶日或者為死者樹立的紀念碑落成時，人們抑揚頓挫地講述公民生活的例行演說，在牆上的胡亂塗鴉。20世紀的只聽不說的電話，首先是不存在的，這個每個人都知道；其次，它們都被按慣例撤銷了；再其次，它們也根本沒有在官方檔案中留下任何記錄……。

除了這些未經加工的原始材料，還應該有另一種「輔助資料」，換句話，就是所有當時的人對公眾輿論的闡釋。我們知道了警方報告的重要性，尤其是中央情報局在一個民主國家的作用：中央情報局在各種大型的政治遊行或是工會遊行中派出代表，這些官員記錄遊行中所說的話，並向他們的上級彙報。還有行政長官報告，外交官在駐地發回的電報……讓·雅克·貝克爾在1914—1918年戰爭之初所寫的一篇關於公眾輿論的文章中又指出另外的明證：

公共教育部曾經有這樣的一項創舉，他們要求法國所有小學教師編纂他所執教的小區或村莊的政治觀點轉變的編年史，這種遺留下來的資料非常豐富。

遺憾的是資料的豐富並不表明所有的領域都被涵蓋，也不是說這些領域是完全難懂的。

首先是因為這些原始資料之間有些重複。我們在外交部檔案館中找到的

電訊經常只是編輯室中傳播的流言的反映，或是外交官們常去的一些沙龍中流傳的資訊，所有的沙龍中都有一種重複斷言的趨勢，以此作為消息確切的保證。

應該知道，在市民所體驗到的事情和我們對此的了解之間通常存在著扭曲，這是確實存在的事實。篩檢程式是很多的。史學家自身便以中間人的身分出現，並充當了感覺到的事實和事後人們的談論之間的一層附加的帷幔。

來看這一種明證：1914-1918年間戰士們的信件。在這其中我們又掌握了一種特殊而同樣重要的原始資料，在這一時期軍事審查使新聞界尤其不能忠實於民眾所經歷的事實。最初，軍隊創立信件審查制度是為了驅逐危險的和平主義者，這些人有傳播失敗主義的嫌疑。很快，統治集團就注意到，雖然郵政監控委員會讀了所有的國際信件和近1/20的國內信件，但這對於騷動的鼓動者和支持者來說是毫無用處的，他們很清楚審查的存在，並在信件中避免一切不謹慎的直率說法；但這些信件的變化對於理解前線戰士們的士氣這方面來說是非常寶貴的，而戰士的鬥志是所有戰爭的決定因素。這些信件是了解這些因素的主要途徑和豐富資料嗎？是的。但戰士們寫的確實是他們所想的嗎？在郵政監控委員會的報告中我們馬上可以得到驗證，他們的誠懇程度根據收件人的變化而有所不同：比如為了不使父母擔心，給父母寫的信人為地比給妻子的信更為樂觀。此外，打開這些信並抄寫副本的審查員們會不會引入另外一種扭曲形式呢？他們會不會偏重於少數的驚人的極端觀點而不是一般的觀點呢？而以現代文化武裝的（或被這種文化束縛的）史學家本身，有沒有明確地解釋出他閱讀過的內容呢？

在所有這些原始資料中，媒介是怎樣定位的呢？媒介與公眾輿論有著極為複雜的聯繫，以至於人們不會輕易地相信這種聯繫：如果媒介是真的為了愉悅讀者，迎合讀者的喜好，它們就會搞錯讀者喜歡讀或是喜歡聽什麼。另外，傳媒界那種為使報紙暢銷而吸引讀者的願望中也混雜了一種可變的程度，一種影響行為的希望；這導致了這種複雜的活動中各種力量或公開或隱



祕的對媒介產生影響：政治勢力、財政影響、隱蔽的錢款……

來看1938年9月的慕尼黑危機。很長一段時間內，人們斷言，在眾民主國家以犧牲捷克斯洛伐克聯盟為代價，悲劇性地一致向希特勒和墨索里尼讓權後，絕大多數法國公眾輿論都是「《慕尼黑協定》的支持者」。很長一段時期內，有人向我們透露，在所有政界中只有共產黨及少數孤立的個性強的人明確提出反對這些協議，很顯然這些說法是以國會辯論為基礎的。在對當時的報紙研究中，我們發現，除了幾家報紙（《人道報》為極「左」，亨利·德·克裡利斯德的《時代報》屬極右派）外，所有的報紙都有這樣的消息：輿論完全拒絕抵抗希特勒的政策，而且沒有任何法國人說會為布拉格而死。

然而歷史學家們最近發現在當時存在最初的民意調查，讓·施特策爾建立了法國公眾輿論學院。他的第一期雜誌《測試》於1939年5月1日出版，其中有一份關於慕尼黑的民意調查。結果如何呢？有57%的法國人當然是在事發第二天支援有關慕尼黑的協議，但有37%反對，只有6%的人表示無所謂：我們還不知道，對於這57%的人，他們是非常支持、有點支持還是勉強支持。37%的人中大多數是共產黨的選民：這個數字是1936年法國立法選舉時法共聽眾的三倍。同樣方法，我們發現在1939年6月7日，在同年3月反對布拉格的第二次政變後，只有1/6的法國人拒絕「為但澤而死」——引自馬賽爾·德阿的一篇著名的文章題目。

這樣我們就發現了一個真相，這種真相與別人很長時期以來告訴我們的事實有很大差別。但同時，正如雷蒙·阿隆所說，在歷史上，「千真萬確是一種虛假的觀點的，卻是真正的現實」。政客們在讀報時根據公眾輿論的真實情況而得出的虛假觀點並不是對他們的選擇和行為毫無影響的。達拉第在飛往慕尼克的飛機上讀報紙，上面用粗話罵著：「下臺吧，總統先生！」在張伯倫旁邊，在希特勒對面，這依然使他心情沉重。

至此，在這種鏡子遊戲中，在這種「畫中有畫」的結構中，為了判斷媒

介對公眾輿論的影響，不能只考慮那些或非常分散（盎格魯撒克遜原則）或暗地夾雜敘述（拉丁的假定提綱）的社論的分量，而同時應考慮構成我們有時稱之為「非政治中的政治」的廣闊領域。

這當然包括專門報紙：婦女報、兒童報、文化報、體育報，這些報紙對於人口的「政治社會化」做出了貢獻。

我引用皮埃爾·米爾扎的一些例證：在1980年羅馬法國學校組織的一次關於公眾輿論與外交政策關係的研討會中，詳述了關於這一主題的思考。前兩個例證是關於兩次大戰間的法德關係。當布呂甯總理於1931年3月（希特勒執政的兩年前）致力於創建一種「Anschluss²經濟」時，出現了極度緊張的情況，德、奧海關聯盟完全反對1919年的條約。法國輿論界的反應迅速而強烈。然而在同時，巴黎有一場法德對陣的重要的足球比賽，兩隊遭遇時的氣氛，沙文主義者般的舉動，吶喊聲，在更衣室採訪運動員時他們的反應忠實地反映出了兩國對峙的程度，這比在「國際新聞」專欄中的眾多文章要好得多。

第二個例證是由《特洛伊戰爭不會發生》一劇提供的。這部1935年始映的讓·吉羅杜的著名的戲劇以「危難升級」為特性。它使巴黎掀起了一場大規模的制裁義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亞的鬥爭。從中產生了一場動亂，一時間揭露出一種集體政治觀念，這成為了政治報紙社論上內容的有益補充。

第三個例證是關於1952年法美關係。這時法國共產黨反對美國介入歐洲，口號為「李奇微滾回去」（當時李奇微將軍統領在歐洲的美軍）。示威遊行，標語橫幅，所有牆上都寫著口號。親共作家羅歇·瓦揚排演了一部強烈反美的戲劇《福斯特上校認罪》。李奇微將軍幾天後到達，劇場周圍發生了暴力衝突。

這些對於對此感興趣的歷史學家來說是一種有力的號召，適合使之抵制

² 德語，「合併」之意。希特勒轄下的德國吞併奧地利的行動史稱Anschluss，即德奧合並。——譯者註